

廿二史劄記（下）
陔餘叢考（上）

（清）趙翼撰 曹光甫校點

趙翼全集

貳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

廿二史劄記（下）
陔餘叢考（上）

（清）趙翼撰 曹光甫校點

趙翼全集

貳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

廿二史劄記(下)

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

元史

元起朔漢，本無文字，開國以後，又無有如金之完顏宗翰等能訪求先朝事蹟，是以記載寥寥。本紀贊所謂太祖奇勳偉績甚多，惜當時史官不備，失於記述也。直至世祖中統三年，始詔王鶚集廷臣商議史事，鶚請以先朝事付史館。鶚傳。至元十年，又敕翰林院採集累朝事蹟，以備纂輯。其後撒里蠻等進累朝實錄，帝曰：「太宗事則然，睿宗少有可易者，定宗固日不暇給，憲宗事獨不能記憶耶？尚當詢之故老。」又成宗時，兀都帶等進太宗、憲宗、世祖實錄，帝曰：「忽都魯迷失非昭睿順聖皇后所生，何爲亦稱公主？」順聖太后崩時，裕宗已還自軍中，所記月日亦先後差誤。」本紀。此可見事後追述之舛漏也。其時內廷記載，又有所謂脫必赤顏者，仁宗（常）嘗命譯出，名曰聖武開天記。其後虞集總裁遼、金、宋三史，因累朝故事有未備者，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即脫必赤顏。所修太祖以來事蹟付出參訂。或謂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，遂止。是此本並未嘗傳出矣。今按金史世紀叙先世事至盈一卷，而元史叙孛端叉兒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，可見國史院已無可徵。世祖以來，始有實錄。至元二年，敕儒士編修國史。五年，以和禮霍孫等充翰林待制，兼起居注，以記政事。滅宋後，詔作平金、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，命耶律鑄監修。成宗即位，詔完澤監修世祖實錄。（元貞）

〔大德〕七年，國史院進太祖、太宗、定宗、睿宗、憲宗五朝實錄。武宗時，詔國史院纂修順宗、成宗實錄。仁宗時，纂修武宗實錄及累朝后妃、功臣傳，俾百工各上事蹟。英宗時，詔修仁宗實錄及后妃、功臣傳。泰定帝詔修英宗、顯宗實錄。文宗時，又詔修英宗實錄，並具書倒刺沙款伏狀。順帝時，詔修累朝實錄及后妃、功臣傳。以上皆見本紀。

明初得元十三朝實錄，即據以修輯，此元史底本也。然是時徐一夔致書王禕曰：「史莫過於日曆及起居注。元朝不置日曆，不設起居注，獨中書置時政科，遣一文學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館。及易一朝，則國史院即據以修實錄而已。」元史姦臣傳序亦云，舊史往往詳於記善，略於懲惡，蓋史官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故也。是元之實錄已不足爲信史，修元史者即據以成書，毋怪乎不協公論。史成後即有朱右作拾遺，解縉作正誤，而縉致董倫書並有「元史舛誤，承命改修」之語，則明祖亦已知元史之未善，而有改修之命。今拾遺、正誤及縉所改修者皆不傳，殊可惜也。

然元史大概亦尚完整，則以舊時纂修實錄者，多有熟於掌故之人。如董文用修國史，於祖宗功德，近戚將相家世勳伐，皆記憶貫串，史館有所考究，悉應之無遺。文用傳。又拜住監修國史，將進仁宗實錄，先一日詣院聽讀。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，不書哈剌哈孫定策功，但書越王禕刺擒阿忽台事，拜住曰：「無左丞相，雖百越王何益？」立命書之。拜住傳。可見實錄亦自矜慎。其執筆撰述者又多老於文學，如姚燧爲一代宗工，當時子孫欲敘述先德者，必得燧文始可傳信，不得者每以爲恥。燧傳。袁桷在詞林，凡勳臣碑銘多出其手。桷傳。歐陽玄擅古文，凡王公大臣墓隧之碑，得玄文以爲榮，片言隻字，人皆寶重。玄傳。而皆與纂修實錄之列。世祖實錄，李之紹、馬紹、李謙、姚燧、張九思、張昇所修。裕宗實錄，張九思所修。成宗實錄，元明善、程鉅夫、鄧文原所修。順宗實錄，元明善所修。武宗實錄，元明善、蘇天爵所修。仁宗實錄，元明善、廉惠山海牙、曹元用所

修。英宗實錄，曹元用、馬祖常、廉惠山海牙所修。泰定帝實錄，成遵、王結、張起巖、歐陽玄所修。明宗實錄，成遵、謝端所修。文宗實錄，王結、張起巖、歐陽玄、蘇天爵、成遵所修。寧宗實錄，謝端所修。累朝后妃、功臣傳，張起巖、楊宗瑞、揭傒斯、呂思誠、貢師泰、周伯琦等所修。以上俱見各本傳。明初修史諸臣即抄撮成書，故諸列傳尚多老筆而無釀詞。其天文、五行諸志，則有郭守敬所創簡儀、仰儀諸說；職官、兵、刑諸志，又有虞集等所修經世大典；水利、河渠諸志，則有郭守敬成法及歐陽玄、河防記以爲據依，故一朝制度，亦頗詳贍。順帝一朝雖無實錄，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，覩記較切，故伯顏、太平、脫脫、哈麻、孛羅、察罕、擴廓等傳，功罪更爲分明。未造殉節諸人，則又有張翥所集忠義錄以資記載。故一部全史數月成書，亦尚首尾完具，不得概以疏略議之也。惟中葉以後，大都詳於文人而略於種人，則以文人各有傳誌之類存於世，而種人無之，故無從搜括耳。

按明洪武二年，得元十三朝實錄，命修元史，宋濂、王禕爲總裁，二月開局，八月成書。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，乃命儒士往北採遺事。明年二月重開史局，六月書成。今按元史列傳三十一、二卷，已載元末死事諸臣泰不華、余闕等傳矣，乃三十三卷以後，又以開國時耶律楚材、劉秉忠、史天倪、張柔、張弘範等傳編入，幾於前後倒置。蓋三十二卷以前係初次進呈，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，諸臣以太祖威嚴，恐干煩瀆，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。

時日迫促，舛漏自多。如孟珙、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於北邊，後絕衰滅。遼史有磨古斯國，蓋即珙所稱蒙古斯，磨、蒙聲相近也。又遼史有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，則磨古斯乃阻卜酋長之名。成吉思起事，慕蒙爲雄國，乃改稱大蒙古國。此爲建國號之由，而本紀併不載。又顧寧人指出，元史列傳第八之速不台，

即第九之雪不台；第十八之完者都，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；〔第〕三十〔七〕之石抹也先，即三十九〔卷〕之石抹阿辛。益可見修史諸臣但據各家誌錄家傳之類，隨得隨抄，不復彼此互對，則當日之草率致誤可知矣。至賈良伯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死，而元史闕傳作耶〔律〕卜氏，據張毅所記，耶〔律〕卜氏乃闕之妾，則元史竟以其妾當其妻。又翦勝野聞謂，元江浙行省左丞周伯琦被張士誠留於平江數年，士誠敗，明太祖以伯琦身爲大臣，而仕於張氏，遂誅之。今元史伯琦傳則謂士誠既滅，伯琦歸鄱陽，卒。又與野史互異。此則未可據野史以駁正史者。蓋一代修史時，凡〔裨〕〔稗〕官叢說無不搜集，其所棄而不取者，必其無所據依。今反拾其所棄者以駁正史之訛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濂等修史必進呈御覽，如果周伯琦爲明祖所殺，豈敢諱之以爲善終哉？閱元史者，不得概以舛誤疑之也。

金元二史不符處

〔金史〕，蒙古使唐慶至汴，飛虎軍申福、蔡元擅殺之。是唐慶之死由軍士擅殺，如宋獨松關守將張濡之殺廉希賢也。元史則謂太宗命慶往諭金主黜帝號稱臣，金主不聽，慶以語侵之，金君臣遂謀害慶，夜半令人入館殺之。則慶之死，又是金主所使矣。按是時哀宗方以曹王訛可出質求退兵，豈復敢殺使招虜？此必元人藉口以爲兵端也。元史李〔宗〕〔守〕賢傳，攻河南，其渠魁強元帥者以衆出奔，〔宗〕〔守〕賢追及降之。按金史，洛陽既破，強伸復立軍府，與元兵力戰，此即所謂強元帥也。然伸力戰被擒後，北兵語之曰：「汝能一屈膝，即貸汝命。」伸不從。持使北向，伸仍拘頭南向受刃，事見忠義傳〔二〕。是其殉節最烈，而元史謂「追及降之」，實屬曲筆。

又元史石抹阿辛傳，阿辛〔子〕將黑軍長驅擣汴州，入自仁和門，收圖籍，振旅而歸。按金史完顏賽不等傳，汴京之圍，哀宗以訛可出質，蒙古主即還，使碎不綽即速不台等圍守，未嘗攻破汴城。塔察兒與金人戰南薰門，亦未嘗破門而入。直至哀宗出走，明年崔立以汴城降，蒙古兵始入，其先未嘗有攻破城門之事也。阿辛傳亦誤。又元史塔察兒傳，與金合達戰三峰山，敗之。明年壬辰三月，太宗班師，命偕速不台傳又作唆伯台圍汴。按金史合達、蒲阿二傳及元史睿宗圖類舊名拖雷傳，三峰山之戰在壬辰正月，今叙於壬辰之前，作辛卯冬之事，塔察兒傳亦誤。金本紀，蔡州破，哀宗傳位於宗室承麟，自縊於幽蘭堂，承麟爲亂兵所殺。宋史亦同。元本紀則謂獲承麟，殺之。所謂亂兵者，蓋即蒙古兵也。

【校】

〔一〕按金史，洛陽既破，強伸復立軍府，與元兵力戰，……事見忠義傳。校證：金史強伸有專傳，在卷一一一，非忠義傳。

宋元二史不符處

元史本紀，至元十三年，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淮西諸郡降，惟鎮巢軍復叛。貴遣使招之，守將洪福殺其使，貴親至城下，福始降，阿朮斬之。按宋史洪福附姜才傳後，福本夏貴家僮，積功爲鎮巢軍統制，貴招之降，不聽。元兵攻城，貴親往語福欲單騎入城，福信之，門發而伏兵起，遂執福。福大罵貴不忠，以身南向受戮。是福之殉節凜凜有生氣，而元史謂其降而又斬，實屬曲筆。

又本紀，至元十四年，攻重慶，都統趙安以城降。制置使張珪走涪，元帥張德潤以舟師邀之，珪遂降。

按宋史珣傳，重慶陷，珣乘小舟走涪，中道斧其舟欲自沉，舟人奪斧擲江中，珣又欲赴水死，家人挽持不得死。爲鐵木兒追及，執送京。至西安，其友謂之曰：「公盡忠一世，今縱得不死，欲何爲哉？」珣乃解弓弦自經死。是珣亦未嘗降也，而元史竟書曰降，亦屬曲筆。按元史本紀，梅應春本宋重慶制置使，爲張珏所殺。至是應春子國賓詣闕訴冤，詔以珣付國賓，使復父讐。珣時在京兆，聞之自經死。此另是一說，然亦可見珣之未降也。如已降則已爲元臣，梅國賓敢請得而甘心乎？按宋史張珣傳，珣遣趙安破瀘州神臂門，執梅應春殺之。蓋本宋將降元守瀘州而爲珣所殺者。

金史當參觀元史

金史雖簡淨，然亦有不明（析）晰處。其叙蒙古兵，或曰大元兵，或曰北兵，或曰大兵，其將帥則曰北帥，或曰大帥，或曰北大帥，皆不著何人。蓋元人修金史，不便屢以本朝祖宗及將相行文，故多櫟括其詞，然亦有不可通者。如訛可傳云，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，合南北軍攻汴梁，故自將攻河中。所云大兵者，謂蒙古兵也，所云自將者，指何人耶？及觀元史，始知即太宗自將也。其自南而北來會者，則睿宗圖類也。太宗弟。舊名拖雷，後追謚睿宗。是時圖類先入蜀，由宋武休關繞出唐、鄧以趨汴，而太宗在北攻破河中，從白坡渡河會之，故有禹山、三峰山等戰。金史亦不著拖雷名。既勝，遂趨汴。金哀宗以曹王訛可出質，太宗及圖類北歸，留大將速不台、塔察兒等圍守。金史圍汴之將但有碎不綽，而塔察兒等俱不著。是冬哀宗出走，明年正月至歸德，旋有蒲察官奴斫營之捷。金史官奴傳謂官奴僞與蒙古將忒木鯁相約，欲劫帝出降，因知其大將在王家寺，乃乘夜斫營，北軍大潰，溺死者三千人。所謂大將者，亦不著氏名，以元史劉直膺魯華傳證之，則大將乃撒吉思卜華也。撒吉思卜華追金主於歸德，駐營城北，左右皆水，金將官奴來

斫營，腹背受敵，一軍皆沒。史天澤傳亦云撒吉思卜華背水而營，天澤謂非駐兵之地，撒吉思卜華不聽，果全軍皆沒。是金史不明（析）（晰）處，必參觀於元史也。

元史自相歧互處

史天澤傳，謂太宗三峰山戰勝後即北還，留睿宗圖類。總兵圍汴。按塔察兒傳，太宗圍汴，金主以曹王訛可出質，太宗與睿宗還河北。睿宗傳亦云太宗北還，住夏於官山。五月，太宗不豫，圖類禱於天地，太宗疾愈，圖類從之北還。是圖類與太宗同北歸，未嘗留圍汴京也。天澤傳誤。

鄭鼎傳，鼎從憲宗征大理，由六盤山起行，山路險惡，嘗負憲宗以行。既至大理，擒其主，遂平之。按本紀，憲宗二年，命皇弟呼必賚即世祖，舊名忽必烈。征大理，三年平之，四年還朝。是征大理者世祖，而非憲宗親行也。八年，憲宗自將伐宋，由西蜀入。九年，崩於釣魚山。是憲宗親征者蜀地，而非大理也，鼎傳何以云從憲宗征大理耶？按鼎傳，憲宗征大理在庚戌歲，是時尚未登極，而世祖征大理在壬子、癸丑、甲寅三年。豈世祖未征之前，憲宗先已征之，即位後又命世祖往征耶？然憲宗本紀所叙未即位之前，如征欽察，征俄羅斯（幹）（幹）羅思。等戰功甚多，如果征大理擒其主，豈不叙及？乃憲紀並無一字，而定宗紀後庚戌之歲，亦無遣莽賚即世祖，舊名蒙哥。征大理之事，則鼎傳所云或是從世祖征大理，而以爲憲宗者誤。

薛塔刺海傳，憲宗八年，從世祖攻釣魚山苦竹峴。明年，憲宗崩於釣魚山。按憲宗親攻釣魚山時，世祖以皇弟別將兵攻鄂，未嘗在釣魚山也。薛塔刺海傳誤。

按塔哈傳，舊名阿塔海。宋殿帥張彥與都統劉師勇襲呂城，按塔哈、輝圖舊名懷都。擊之，斬彥。按輝圖傳，謂殿帥張彥、安撫劉師勇攻呂城，輝圖與戰，擒張殿帥。呼喇珠舊名忽刺出。傳亦謂張殿帥攻呂城，呼喇珠與輝圖生擒之。宋史張彥被擒後，元人令其至常州城下招降。是張彥未嘗被殺也。按塔哈傳誤。托歡舊名脫歡。傳，進兵蘇州，與宋軍戰，擒柳奉使。按伯顏今名巴延。傳，既克常州，師至無錫，宋將作監柳岳奉其國書乞班師，請修歲幣。是岳本奉使來也。且兵至平江，都統王邦傑、通判王矩之即以城降，並無交戰之事。托歡傳誤。

董文炳傳，宋將張世傑、焦山戰敗走入海，文炳舟小不能入海，乃還。按世傑戰敗奔據圖山，後由海道追二王於浙東，事見世傑及劉國傑等傳，非由焦山即入海也。文炳戰勝，率舟師由江陰沿海趨澈浦、華亭，亦未因舟小而罷行。董文炳傳誤。

唆都傳，至元十二年，建康降，唆都爲建康安撫使，攻平江、嘉興，皆下之，帥舟師會伯顏於皋亭山。按伯顏傳，是時兵分三道，阿剌罕由廣德進。董文炳以舟師沿海進。伯顏爲中道，由鎮江進，先屠常州，以次下平江、嘉興，方至杭州。今乃云唆都先攻下平江、嘉興，再以舟師會伯顏於皋亭山，亦誤。

又唆都傳，至元二十三年，征交趾，唆都力戰，死之。而亦里（黑）迷失傳云，從阿爾哈雅，舊名阿里海牙。唆都征占城，戰失利，唆都死焉。則唆都又似死於占城者。考之占城傳，二十一年三月，唆都已自占城領兵回，則其死在交趾無疑。亦里（黑）迷失傳誤。

囊加歹傳，伯顏大軍至建康，帝召囊加歹赴闕面陳形勢，遣還諭旨於伯顏，謂北邊未靖，勿輕入敵境，而大軍已入平江矣。按伯顏傳，軍至建康，有詔時方暑，且緩進兵。伯顏以機不可失，親赴闕面陳。八月

還軍，十一月進兵，屠常州。十二月次平江，都統王邦傑等出降，乃遣囊加歹同宋使柳岳至臨安諭降。是伯顏赴闕面奏，已定進兵之計，南還即率兵直進。囊加歹久在軍中，何得至平江時，尚有旨遣之來止兵耶？囊加歹傳誤。

又圖類傳，圖類攻金，欲假道於宋，由蜀渡漢江，繞出唐、鄧以趨汴。先遣撈不罕使宋，宋人殺之，圖類怒，乃分兵攻宋諸城堡，長驅入漢中，陷閬州，過南鄭，遂由金入房，乘騎浮渡漢水而北。是圖類之經宋境，由力戰而入也。而按竺邇傳，圖類由山南入金境，按竺邇爲先鋒，趨散關，宋人已燒絕棧道。宋制置使桂如淵守興元，按竺邇假道於如淵曰：「宋、金世讐，今欲假道南鄭，由唐、鄧以滅金，豈獨吾之利？亦宋之利也。」如淵度我兵壓境，勢不徒還，遂遣人導我師由武休關東抵鄧州而去。是蒙古假道，宋即使人導之，未嘗戰也，二傳殊不相合。今按金史內族〔完顏〕訛可傳，元兵謀取宋武休關，先破鳳翔，圖類分兵入散關，屠洋州，開生山，截焦峴，出武休東南，遂圍興元。分軍而西，西軍由別路入沔州，開魚鼈山，作筏渡嘉陵江，趨葭萌，至西水縣而還。東軍屯興元、洋州之間，遂趨饒峰，宋人棄關不守，大兵乃得入。據此則圖類兵原分兩路，其力戰於沔州等處者，西軍也；其過關徑入不事爭鬪者，東軍也。兩傳各記所記，所以不同歟？

元史列傳詳記月日

以事繫日，以日繫月，以月繫年，此本紀體也。至列傳，則往往視其事之大小繁簡以爲詳略，不必拘拘於時日之細。惟元史則不然。中統以前，未有年號，則以甲乙紀歲。如張榮傳，乙未，金亡；戊戌，授

懷遠將軍之類是也。中統以後，則以年號紀歲。如〔來〕阿八赤傳，至元十八年，開運河；二十一年，調征東招討使；二十二年，授征東宣慰使之類是也。他如〔阿剌罕傳〕、〔土土哈傳〕、〔苦徹八〕、〔拔都〕、〔魯兒〕、〔李〕、〔忽蘭吉傳〕、〔賈塔刺渾傳〕、也蒲〔甘〕、〔紺〕、〔傳〕、〔趙阿哥潘傳〕、〔純只海傳〕、〔塔不已〕、〔而〕、〔兒〕、〔傳〕、〔忽刺〕、〔赤〕、〔出〕、〔傳〕、〔達理麻達識傳〕、〔耶律鑄傳〕、〔暢師文傳〕、〔張炤傳〕，莫不皆然。

並有以月記者。如〔張榮傳〕，癸卯三月，陞輔國大將軍；甲辰二月，領蒙古、漢軍；戊申九月，拒宋師於均州。〔阿塔海傳〕，至元九年五月，霖雨，宋夏貴乘淮漲來爭正陽；十二年十二月，師次建康之類是也。

更有以日記者。如〔伯顏〕即〔巴延〕。傳叙至元十一年取鄂州之事，十月戊午，斬郢將〔趙文義〕，擒〔范興〕；甲子，次沙洋；乙丑，遣官招降守將〔王虎臣〕等，不應，遂攻獲之；丙寅，次新城；丁〔丑〕、〔卯〕，〔呂文煥〕至城下招降，中飛矢奔還；戊辰，黃順降；己巳，任寧降；十一月丙戌，次復州；乙未，次蔡店；丁酉，往漢口觀形勢；十二月丙〔戌〕、〔午〕，次漢口；辛亥，自漢口開壩入淪河；壬子，戰艦畢至；癸丑，遣人招陽邏堡，不應；乙卯，遣〔阿里海牙〕攻之，潛令〔阿朮〕從上流渡江；丙辰，〔阿朮〕遣人報捷；丁巳，登〔武磯山〕；己未，次鄂州；庚申，〔張晏然〕等降是也。叙十三年取〔臨安〕降宋主之事，正月己巳，次嘉興；癸酉，宋以宰臣〔陳宜中〕書來；乙亥，宜中又遣使來；辛巳，軍至〔崇德〕；壬午，次〔長安鎮〕；癸未，進軍〔臨平〕；甲申，次〔皋亭山〕；乙酉，至〔臨安〕，聞〔二王〕南走，遣兵邀之；丙戌，禁軍士毋入城；丁亥，遣人慰諭〔謝太后〕；戊子，〔文天祥〕等來見；己丑，駐〔湖州〕市；庚寅，觀潮於〔浙江〕；辛卯，〔張弘範〕等以宋降表至；二月丁酉，遣人狗未下〔州郡〕；辛丑，宋主率百官拜表降是也。又〔燕鐵木兒傳〕叙其拒戰上都兵之事，亦以日記。此雖近於記功簿籍，如〔李孟〕所謂〔謄寫吏牘者〕，〔李孟〕見〔揭傒斯〕所撰〔功臣傳〕，曰：「是方可名史筆，他人直謄寫吏牘耳。」然記事詳贍，使後世有所

考，究屬史裁之正，固不必以文筆馳騁見長也。

元史又有不以甲乙記日，而但以一二數記者。如日本傳，至元十八年，征日本，六月，入海；七月，至平壺島；八月一日，風破舟；五日，文虎等擇舟之堅好者遁歸，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；七日，日本人來，盡殺之，不殺者虜爲奴。占城傳，至元二十年，征占城，正月十五日，夜發舟；十七日，整兵進；十九日，國主遣使來降；二十日，兵至大洲；二十一日，入其城；二十二（二）（三）日，國主僞歸款而遁。以及爪哇等傳皆然。此雖非古法，亦較直捷。此篇人名俱照舊史，緣四庫書新改本不易借觀也。

元史迴護處

元史亦多迴護處，非明初修史諸人爲之著其善而諱其惡也，蓋元時所纂功臣等傳本已如此，而修史者遂抄錄成篇耳。如阿爾哈雅傳，舊名阿里海牙。歷叙其戡定湖廣之功，而占降民爲私戶及征占城失利等事，則概不叙入。其破潭州也，則曰諸將請屠之，阿爾哈雅以數百萬生靈，若殺之，非主上諭以曹彬不妄殺人之意，乃止。及其破靜江，則曰阿爾哈雅以靜江民易叛，不重刑之，廣西諸州不服，乃悉坑之。是不屠既見其好生之德，坑之又見其止殺之威，真所謂曲爲之說者。又崔瑊奏阿爾哈雅掌兵民之權，子孫姻黨分列權要，官吏出其門者十七八，其威權不在阿哈瑪特（舊名阿合馬）下，宜罷職，阿爾哈雅傳亦不載。博果密傳，舊名不忽木。土土哈求欽察之爲人奴者增其軍，而多取良民，中書僉省王遇改正之，土土哈遂誣奏，遇幾得罪，賴博果密救之。而土土哈傳但云欽察之自叛所來歸者，及散處安西郡王部下者，俱令土土哈統之，而不言擾及平民之事。張柔從攻金蔡州，中流矢，宋將孟珙救之，挾柔以出，事見宋史孟珙傳，

而柔傳不載。嚴實自請攻衛州，與金伊喇富阿舊名移刺蒲阿。遇於南門，適合達自北奄至，實兵敗，竟爲所執。史天倪率壯士伏於延津，截其歸路，實乃得脫歸。事見史天倪傳，而嚴實傳竟不載。

泰定帝既崩，文宗以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之力，入京即位，仿武宗、仁宗故事，遣使迎兄明宗於漠北來繼大統，明宗遂稱帝於途，而立文宗爲皇太子。皇太子出迎明宗於翁果察圖舊名王察爾之地，越三日明宗崩。此固文宗及雅克特穆爾之弑逆也。續綱目引胡粹中曰：「聞之故老，雅克特穆爾奉上璽綬，而明宗左右不爲禮，雅克特穆爾怒且懼。既而帝暴崩，雅克特穆爾聞哭聲，奔入帳中，取寶璽，（挂）（扶）文宗上馬南馳。」此蓋當時實事。乃明宗、文宗本紀僅書「暴崩」二字，並不著被害之跡。並稱皇太子入哭盡哀，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，奉皇帝寶授皇太子登極，竟似授受得其正者。直至雅克特穆爾傳，寧宗崩後，皇太后召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即順帝，舊名妥歡帖穆爾。於廣西，雅克特穆爾以明宗之崩，實與逆謀，恐帝追理前事，故遲留數月不立，於是明宗被害之實，至此始一見。全部元史只此一二語，此外紀傳並無有錯見其事者。順帝至元六年，追廢文宗廟主之詔謂，文宗躬迓之際，與伊魯布哈、舊名月魯不花、阿哩雅、舊名也里牙、呼棟阿、舊名明里董阿。謀爲不軌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。是雖著明宗被害之跡，又不以坐雅克特穆爾之罪，非本傳中「實與謀逆」一語，雅克特穆爾不且漏網乎？北魏書體例，凡弑逆之事，雖本紀只書「暴崩」二字，而散見於各傳者必詳，茲何以諱之太深乎？

許有壬因詔罷科舉，力爭以爲不當罷，不聽。明日宣詔，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之，侍御史普化謂有壬曰：「參政可謂過河拆橋矣。」有壬以爲大恥。此事詳於徹里帖木兒傳，而有壬傳不載。蘇天爵傳，後至元二年，朝廷庶務多所更張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，天爵知無不言。按順帝在位，惟耽樂之從，何曾有求治

之意？亦調語也。凡此蓋皆舊史原文，所謂詳於紀善，略於懲惡者。

惟葉李傳，叙其立朝建白，居然一代正人，而傳末特載李淦劾其黨附桑哥一疏，謂人皆知桑哥用小人之罪，而不知葉李薦用桑哥之罪。此則善惡兩不相掩，所謂存是非之公者。又舒穆魯宜孫傳，舊名石抹宜孫。以儒學副提舉劉基爲經歷，又辟胡深、葉琛、章溢參其軍謀。按宋濂等修史時，劉基等方同在朝，而其先仕於元之處，直書不諱，此亦爲直筆。

又金與蒙古拒戰二十餘年，惟完顏陳和尚（太）（大）昌原、倒迴谷諸戰以大捷著，其餘則每戰輒敗。哀宗正大八年，蒙古拖雷入饒風關，渡漢江而北，金完顏合達與移剌蒲阿禦之於鄧州之禹山。金史合達傳謂北兵小却，二相合達、蒲阿輒以大捷告，其實虛張捷報，並非實事云。然據蒲阿傳叙此事，謂戰三交，北兵少退，向蒲阿後突之，爲蒲察定住所却。北兵又擁高英軍，軍動，合達欲斬英，英復督兵力戰，北兵却。又擁樊澤軍，合達斬一千夫長，軍殊死鬪，乃却之，北兵即回陣南向來路。是此戰亦實有却敵之功，不得謂全虛也。元史拖雷傳亦謂十二月及金人戰禹山，佯北以誘之。佯北者，蓋即金史所謂北兵小却也。拖雷傳又云攻鄧州不下，遂引而北，別以三千騎命扎剌率之爲殿。大霧迷失道，爲金人所襲，殺傷相當，拖雷以扎剌失律罷之。是蒙古軍亦未嘗無敗衄之處，而金史反謂合達等虛張捷報，此則元人修金史爲本朝迴護也。及明修元史，則記載具在，是以據實書之耳。

元史附傳有得失

按竺邇傳，先世居雲中，父黜公爲金群牧使，驅馬歸太祖，終其官。按竺邇幼孤，育於外祖朮要甲家，